



大學的傳承與改革 Tradition & Reformation 董事長陳田植

1995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一份關於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文件「高等教育的轉變與發展政策」。當時教科文組織主席梅耶（Mayor）博士曾致詞揭櫫該報告之主要目的在於：籲請世界各國在本世紀（二十世紀）之末，重新檢視該國的教育角色，使教育改革成為各國在步入二十一世紀改革的優先考量。並指出教育應該朝向終身教育及全人教育的目標，大學應該扮演社會良知的角色，賦予人們更寬廣的世界觀。該報告中除分析過去四十年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之外，特別訂定三個在世紀之交的高等教育重要方向，亦即：關聯化（relevance，高教機構要能回應社會期望）、優質化（quality）及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台灣的高等教育也在世紀之交經過主體內部的思考與外在環境的刺激等多重影響下，而有許多改革、架構重整與變遷。尤其是台灣南北各重要大學紛紛展現改革的決心並積極推動實務。我們高雄醫學大學也適時地對應於內外改革的壓力和時代潮流、以及配合了相關的變動時機（如改制大學、校長遴選、專勤制度等），這幾年來確實在校務及醫院發展等各方面展現了積極改革的決心。

做為一個邁入第四十九個年頭的私立大學，高醫當然有值得做人的傳統與實力：培養眾多優秀的醫界人才、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與豐厚的醫療研究，對台灣醫學教育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高醫愛校如家的傳統，使高醫人一直具有堅實的凝聚力，也有強烈的責任心與奉獻精神，這是高醫彌足珍貴的精神資產。而此一堅實的維繫力量也使高醫在面臨大環境的改革變遷時能展現卓絕屹立的態勢。然則，一個舊組織要快速提昇其水準與品質，無疑地必須經過組織的改造與教育。教育以使其成員能體認新的目標與努力方向；改造則包括結構的調整與增加新血，吸收更多優秀的人才以充實陣容。而規劃改造與執行的契機便端賴組織的領導者——他必須要有宏偉的視野、勇於打破既有的成規、無懼於得罪安於現狀者或既得利益階層；也必須要勤於與各階層溝通、耐心推銷其理念與構想，以建立改革方向與改革程序之共識。

1990年，在驚嘆聲中，田長霖博士接任了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締造了第一位華裔人士擔任美國頂尖大學校長的新紀錄。而在其校長任期的七年內，更被媒體譽為「現代大學史上學術領導的典範」。他擔任校長時為了拉近與學生及教職員之距離，經常在校內走動；不論是多麼刻意的人際接觸，終究贏得學生之敬愛，並改變了對校長高高在上之刻板印象；讓校園氣氛活絡起來，成為他治校期間最大的成就之一。田長霖校長一向擇善固執，不畏懼外在的壓力，總以全校的整體利益做為取決的標準；他始終秉持一個理念：「做為一校之長，我不可能取悅每一個人，我必須顧全大局。」因此他大力推動改革而不畏困難。另一方面，他經年在世界各地奔走，把學校最新的發展告訴校友，也把學校的需要傳達出去。結合人心、加強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乃至募款，是田校長的要務，也是重要成就。對田長霖校長治校之認知與評價也正是我們對本校領導階層之期許與評價。

這些年來，本會深深感受到大學教育改革與醫院院務改革的重要性，屢屢推出重大決議與改革方向，企盼校方銳意革新。例如，深明拓展國際視野的重要性，本人率先於1995年底捐獻一百萬美金，促成本校與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之學術交流合作。除了陸續前往進修之醫師外，更令人欣慰的是這三年來每個暑期皆派遣約十位優秀的學生前往哈佛大學學習。而在王國照校長的推動下，我們與維吉尼亞大學及其他大學、醫院也有更進一步的交流合作。深化而多面向的國際化是新世紀的潮流，絕不能只是口號；我們欣然看到本校在國際化與優質化方面有明確的成長。

改革過程難免有陣痛。在一個文化體經由長時間的型塑而停滯於固定面貌時，習慣與保守於焉定型、工作內容與作業型態固著而難以更動。當改革進行而才被動地認知到「今是而昨非」時，對保守心態者而言當然是莫大的衝擊，而此種衝擊也往往激化反彈，釀成波濤；尤其若是因改革理念的推動而使資源重分配時，則易生暗潮洶湧。如何確認改革的優先順序和循序漸進之道、如何化解疑慮、帶動追求進步之企圖心，不僅考驗著領導者的智慧與毅力，更考驗著整個文化體的意志與力量。高雄醫學大學的快速提昇與進步，掌握在我們大家的手中，惟有大家彼此包容、捐棄成見，培養革新進步、追求卓越之共識，一個擁有悠久傳承的學府才能同時展現創新寬廣的格局。